

※專 論※

十世班禪及其《七萬言書》

林冠群

(本會現況研究委員・中正大學歷史系系主任)

摘 要

十世班禪繼承九世班禪遺志，欲借中央力量回歸日喀則故土，免受達賴喇嘛迫害。因此在國共鬥爭期間，選擇中共，留在大陸，未隨中華民國政府轉移至台灣。

十世班禪全心全意依附中共，中共亦培養其為民族領袖，牽制十四世達賴，然而，十世班禪竟於一九六二年開始受到中共批鬥，甚至遭到關押達九年八個月，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始獲釋。

揆其原因，十世班禪對於中共入藏之初的作為，對西藏造成的傷害，作成了報告，上呈中共中央，是為「七萬言書」，觸怒了毛澤東所致。

「七萬言書」一直為中共所封鎖，世人無法目睹，但該報告成為中共治藏初期最珍貴的文獻資料。本文即針對十世班禪與中共中央之間的關係，與七萬言書的內容，如何觸動雙方關係的變化等，作了深入的分析。

關鍵詞：十世班禪、七萬言書、漢藏關係、中共治藏、班禪與達賴

十世班禪(西元 1938 -- 1989)，俗名官保慈丹(mGon po tshe brtan)，民國廿七年正月三日，生於青海省循化縣文都鄉瑪日村。生父古公才旦(Gu mgon tshe brtan)為家道中落之藏族世襲土官 -- 文都千戶，屬薩迦昆氏(mKhon)後裔，¹母索朗卓瑪(bSod nams sgrol ma)。卒於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廿八日，享年五十二歲。²

十世班禪一生歷經前後藏恩怨、國共爭鬥、漢藏糾葛、毛澤東反目及文革迫害等。從「並沒有任何奇異情形」的靈童，及有違舊例(即未經金瓶掣籤)，前藏阻擾，致國民政府「未予承認」為班佛正身，³到「青康藏各大活佛之卜卦降神以及識語之顯示，與本人靈異之特著」，⁴及前藏有意不請中央派員主持掣籤，

迫使國民政府援照十四世達賴例，未按舊制，由李宗仁代總統直接明令公布為十世班禪。⁵從獲國民政府支持認定靈童正身及正式坐床，到選擇依附中共，由中共護送返回後藏札什倫布寺，完成前世班禪遺願。從中共刻意培植為民族領袖，以牽制十四世達賴，到因對中共中央上《七萬言書》，而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最大反動農奴主之一」⁶及西藏各族人民「最危險的敵人」，⁷慘遭批鬥。甚至身繫囹圄九年八個月。從必須嚴守戒律的格魯派最高佛位之一的活佛，到破戒娶妻生女。⁸從被打成「班禪叛亂集團」到平反復出，被中共譽為「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中國藏傳佛教的傑出領袖」。⁹從上述曲折多變的遭遇，誠如十世班禪自言其一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¹⁰

本文擬透過十世班禪如何在國共之間作選擇？如何在中共協助下回歸故土？在中共初入藏時如何自處？至發現中共對藏政策執行誤失時，其所提之《七萬言書》，反映了藏區那些狀況等方面作一分析，希冀從中瞭解十世班禪在中共統治下所扮演的角色，及中共入藏初期其治藏之成敗。

一、國共之間的抉擇

官保慈丹正式成為十世班禪當年(民國卅八年)，正值多事之秋。一為中共人民解放軍正於該年四月間渡過長江，攻下南京，而且勢如破竹，浸然已有取代中華民國政府，一統中國之勢。一為該年七月，西藏利用內地國共混戰之際，藉口在藏漢人可能充當解放軍內應，有引解放軍入藏之虞，將在藏漢人全數逐出西藏。¹¹此二事件，對在西寧的十世班禪及其部眾，有極為重大的意涵：其一，自九世班禪亡入內地以來，所秉持者就是依附中央，希冀有朝一日靠中央的力量重回故土，免受前藏達賴系統的迫害。中央雖為顧及全局不得不考慮前藏達賴系統的感受，遇事多所顧慮與遷衍，致中央威信大打折扣。但對九世班禪一行仍照護禮遇有加。然而中央有可能易幟，情勢上，原有的怙主中華民國政府節節敗退，已有轉往台灣之議，主持坐床大典的關吉玉曾與班禪行轅堪廳的主要官員：羅桑堅贊、詹東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十世班禪生父古公才旦等會商，為十世班禪安全起見，中華民國政府可派專機送班禪及堪廳主要官員前往台灣。¹²

其二，藏方的驅逐漢人，正意味著西藏利用內地混戰機會，無暇顧及西藏之當口，斷絕與內地一切的聯繫，亦藉此阻絕彼所不接納的十世班禪回藏的機會。在慮及完成前世班禪的遺願，以及需完全仰賴中央的力量，方能回歸故土的考慮下，十世班禪及詹東計晉美、經師嘉雅活佛、生父古公才旦等共同商議，不隨國民政府前往台灣，先轉往青海海西香日德，避開戰禍，並派人與中共解放軍聯繫，¹³待塵埃落定，視中央由誰勝出，再作決定。

民國卅八年九月五日，中共西北野戰軍攻陷西寧市，馬步芳搭機飛往台灣。年僅十二歲的十世班禪作下重大決定。於民國卅八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之日，致電毛澤東及朱德謂：

班禪世受國恩，備荷優崇。廿餘年來，爲了西藏領土主權之完整，呼籲奔走，未嘗稍懈，第以未獲結果，良用疚心，刻下羈留青海，待命返藏。茲幸在鈞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氣，同聲鼓舞。今後人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復興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謹代表全藏人民，向鈞座致崇高無上之敬意，並矢擁護愛戴之忱。¹⁴

上引電文中之「班禪世受國恩……廿餘年來」，應指九世班禪亡入內地及至當今十世班禪，且「待命返藏……西藏解放，指日可待」，也明白顯示欲藉中共之力回藏的訴求。

另十世班禪亦致電中共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稱：

西北正獲解放，邊民同聲歡樂……即久被忽視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領而望，卜慶來蘇，乃你領導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叛國份子，拯救西藏人民。¹⁵

毛澤東、朱德於同年十一月廿三日，復電十世班禪謂：

接讀十月一日來電，甚爲欣慰。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爲統一的富強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爲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而奮鬥。¹⁶

彭德懷亦於十月廿六日回電云：

來電敬悉。查西藏乃中國領土……今我人民解放軍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領導，即將解放全國，摧毀國民黨殘餘，驅逐英美帝國主義者一切侵略勢力，求中國領土之全部獨立與解放，西藏解放，已可預期。尙望先生號召藏族人民，加緊準備，爲解放自己而奮鬥。¹⁷

對於中共的回電，十世班禪事後回憶以爲：「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給我的覆電，則不只是禮節性的，而是包含著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承認我是合法的第十世班禪這樣一層重大的政治意義。」¹⁸

按中共在成立政權之際，西藏尚未打下，而且對於西藏非常陌生。正好班禪行轅堪廳一千藏人，就是最好的西藏通，最好的諮詢對象，也可以作為解放西藏的一股號召力量。因此，毛澤東指示青海副主席廖漢生負責協助解決班禪一行的生活與聯繫。¹⁹

在獲得中共政權的承認與接納後，十世班禪一行由香日德回到西寧。民國卅九年一月卅一日，十世班禪聞藏方派出「親善使團」，前往美英等國宣傳「西藏獨立」。十世班禪再度向中共中央表態，致電稱：

……西藏係中國領土，為全世界所公認，全藏人民亦自認為中華民族之一。今拉薩當局此種舉動，實為破壞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違背西藏人民意志。謹代表西藏人民，恭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鞏固西南國防，解放西藏人民……²⁰

民國卅九年二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上述電報。同年六月十三日，十世班禪遣計晉美等人往見彭德懷，轉交班禪歡迎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信函。

同年八月三日，中共通知班禪派代表到北京，聽取班禪代表對解放西藏的意見，班禪於九月中旬遣計晉美等人面見毛澤東。²¹毛澤東於事後，下達「關於班禪致敬團提出的問題和要求的指示」，針對十世班禪一行人的要求作具體的答覆，重點就在於協助十世班禪重回札什倫布。

民國卅九年十月，中共解放軍渡過金沙江，攻克昌都，西藏門戶大開，從此漢藏關係進入另一階段。

二、十世班禪回歸故土

西藏為因應中共強大壓力，於民國四十年攝政達札活佛被迫下台，由十四世達賴親政。十四世達賴迫於形勢，於該年一月廿七日，致函中共中央表達謀求和平的願望。雙方達成於北京舉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中共亦邀請十世班禪到北京共同協商。此時，班禪行轅提出晉京接待的規格，應不低於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接待九世班禪的規格。²²中共接受，而於同年四月廿七日，十世班禪率堪廳一行官員四十五人抵北京。藏方亦派出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及另四位代表於四月廿六日抵北京。

當十世班禪抵北京時，中共曾提議邀西藏全權代表往迎，並拜見十世班禪。

但為藏方以未正式承認為由拒絕，僅派一位代表參加歡迎，獻哈達而未按宗教慣例，行參拜大禮。

民國四十年四月廿九日，中共以李維漢為代表，西藏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表，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事宜進行談判。在談判中，中共乘機向藏方提出解決班禪回藏，與班禪、達賴團結的問題。藏方以此和談係針對中共與西藏之間的問題，並非談西藏內部的問題，要求暫擱有關班禪問題。李維漢正告藏方代表謂：

班禪問題不能從協議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班禪即通電擁護，他們三十年來沒有勾結帝國主義，沒有出國，這是一個界限。²³

藏方仍不鬆口，雙方談判幾近破裂，幾經反覆磋商，最後於五月廿三日達成協議，正式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共十七條，其中涉及班禪有第五條：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第六條：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與職權。²⁴ 根據上述協議，十世班禪在中共的力挺下，終於正式獲得藏方的承認，取回前世班禪未出藏以前的所有權益。雖然協議中未明文寫出十世班禪回藏的字樣，但協議的文字，確認班禪的職權與地位，意味著班禪已取得回藏的認可。

同年五月廿七日，協議正式公布。廿八日，十世班禪及堪廳全體人員發表聲明擁護協議，並表示：「我們今後堅決擁護毛主席的領導，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²⁵ 卅日，十世班禪主動致電十四世達賴，稱「班禪願竭綿薄，精誠團結，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協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徹底實行協議，為和平解放西藏而奮鬥……」。²⁶ 達賴旋即於藏曆七月十九日覆電十世班禪謂：

五月卅日來電，此間於藏曆六月四日接悉。……至於此間我卜卦所得良好徵兆，您確是前輩班禪化身。決定後已經公布札什倫布訖。……現在希望您即速啓程回寺，所經道路決定後，希先來電為荷……。²⁷

在獲得藏方的首肯後，十世班禪一行著手準備回到睽違多年的故土。

此時中共所指派的駐班禪行轅代表范明和助理代表牙含意等，受命負責護送十世班禪返藏的工作。民國四十年十二月，達賴遣歡迎代表到達塔爾寺，通知班禪行轅堪廳，西藏已令沿途百姓支應烏拉(即負責藏境內的交通食宿問題)。²⁸ 此時正值隆冬，西藏有俗諺云：「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學狗爬。」按理不應於此時啓程，但為搶時間，以免貽誤政治

時機，遂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由西寧出發。先於香日德停留近一個月，再多作準備，以半天行軍，半天放牧的方式，在青康藏高原的寒風積雪之中，於民國四十一年三月中旬，抵達藏北重鎮黑河(那曲)。由於拉薩正發生「民眾大會」千餘人包圍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的駐地，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出西藏。²⁹ 十世班禪一行在黑河停留月餘，待危機過後，於四月廿八日進抵拉薩。

班禪進入拉薩，首先要會見達賴。在會見的儀式上，雙方有所論爭。藏方要求班禪應給達賴磕頭，班禪座位應低於達賴兩格；班禪給達賴朝貢，班禪不可駐錫大昭寺。³⁰ 班禪堪廳則以為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非師徒關係，不可行磕頭禮，應行碰頭禮。雙方僵持不下。中共中央批示：「一方面說服班禪作一些讓步，另一方面要維護班禪的固有地位」。³¹ 經反覆談判決定，班禪給達賴磕頭，達賴站立在寶座前；班禪與達賴互換哈達，二人互相碰頭，二人寶座一般高。³²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廿八日下午，班禪往布達拉宮晉見達賴，結果班禪向達賴磕頭時，達賴仍高座在位；原為互贈哈達，卻變成班禪獻哈達，將班禪座位不僅壓得很低很小，且擺在旁邊。³³ 這正反映出藏方仍刻意壓低班禪的地位。反觀十四世達賴在他的回憶錄云：

由於班禪不僅年紀比我小，地位也比我低，因此我以傳統的儀式，正式接見他。但是我看得出來，中國人及班禪的一些隨從，對初次會面的古禮，顯得非常不高興，因為他們想看到的是班禪與我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初次會面令人很不舒服，且不成功。同日接下來的午宴，我們二人卻能融洽和睦交談，班禪對我表現出真誠的尊敬。……在他訪問拉薩的尾聲，他的漢人護衛迴避正式的告別禮，但他私底下來羅布林卡宮向我道別，我注意到他在態度上有所轉變，好像曾被警告，該擺出一付尊貴的儀態。³⁴

十世班禪事後回憶此次會面云，對於臨時變更會見禮節，違背事先協商，按照我的個性和脾氣，是不能容忍這種侮辱，我可以立即退出來。但是當時我想到毛主席、周總理和習仲勛等領導人，再三叮囑我要主動同達賴喇嘛搞好團結的教誨，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特別是西藏內部團結的大局出發，壓住了心頭的怒火。這倒使我取得了主動，暴露了他們的用心。³⁵

十世班禪在拉薩期間，班禪堪廳與藏方在中共主導下會談解決雙方歧見。其一，由於十三世達賴廿一歲，九世班禪十四歲時，拉薩有駐藏大臣，達賴、班禪都臣屬清朝皇帝，達、班彼此間平等，並無從屬關係。噶廈與札什倫布的日常政教事務，均受駐藏大臣監督。因此，達賴派駐札什倫布的札薩喇嘛，噶廈派駐札什倫布所屬各宗，各谿卡(莊園)的官員，一律撤回，其職權交還班禪及堪布會議廳。其二，有關西藏地方鞏固國防的任務，由駐藏中國人民解放軍負責，常年

軍費糧餉，悉數免除，因此，班禪所欠達賴的稅款及負擔的四分之一軍糧，均得以免除。³⁶

解決了上述兩大問題後，十世班禪一行於民國四十一年六月九日，啓程返回札什倫布寺，於六月廿三日抵達。至此，十世班禪總算達成了前世班禪的遺願，完成其所肩負帶著全體班禪堪廳部眾，回歸故土的任務。

三、中共初入藏時之十世班禪

十世班禪及其從屬一千人等，深知彼等之得以解決與達賴系統廿餘年來累積的矛盾，返抵札什倫布寺，係中共力挺之下所達成者，為能繼續在藏生存，免除前藏達賴系統的壓迫，唯有密切與中共配合。因此，當駐藏人民解放軍物質供應有困難時，十世班禪動員屬下籌購糧食油肉，並組織札什倫布僧眾、堪廳官員等學習和平協議，派出宣傳隊深入農村牧區宣傳和平協議。將堪廳改組為班禪堪布會議廳委員會，凡任命官員，主動報請中共人民政府駐藏代表批准備案。每年向中共代表報告一次有關執行和平協議的情況等。此與前藏達賴系統的抵制抗拒，形成強烈對比。³⁷

中共為能穩固控制西藏，稀釋達賴的影響力，仍沿用歷代對付達賴之策略，即拉拔扶植班禪，使之相互牽制。因此，凡是有關西藏事宜者，一定將達賴、班禪並列，例如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中共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共指定達賴及班禪為全國人大代表，同時邀進北京，達賴獲選為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班禪獲選為常務委員。同年十二月，達、班二位活佛同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班禪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達賴當選為政協常委。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九日，中共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決定」，任命達賴為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員，班禪為第一副主任委員，張國華為第二副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為秘書長。

達賴、班禪二人在北京期間，毛澤東曾多次同時接見。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九日，毛澤東曾往班禪駐錫處看望班禪，二人有一段對話。毛澤東云：「每個民族都應有自己的民族領袖，西藏有達賴和班禪這樣的領袖是很好的……」。班禪回曰：「我不是領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回云：「您就是領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還要喊達賴喇嘛萬歲，班禪喇嘛萬歲」。³⁸由毛澤東的講話，可以充分了解當時中共刻意提拔班禪成為與達賴齊名的藏族領袖。

又如民國四十五年為釋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週年，達賴、班禪應邀前往

參加印度所舉辦的國際性佛教大法會。爲此，中共曾訓令駐印度使館注意印度接待的禮遇，對達賴、班禪不應有高低的區別，³⁹ 在印度期間，班禪與達賴顯然持不同的態度，班禪自始與中共配合，不願附和達賴及藏獨活動，很明顯在思想上及作法上，與達賴完全背道而馳。

由於中共在青海、西康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致使大批反共的青、康地區藏人，組織「衛教軍」及「四水六嶺」⁴⁰ 反抗，遭到中共圍剿。在民國四十五年至四十七年中，至少有五、六萬人逃到西藏。前藏達賴系統就利用這股力量，試圖製造紛亂，驅逐中共駐藏人員。青、康區藏人部分亦流至後藏地區，然而十世班禪以堅定態度，耐心勸導，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武裝叛亂，不但將彼等繳械，且讓彼等無法在後藏地區，引起任何的迴響。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前藏達賴系統在拉薩發動全面反抗中共的統治。三月十七日，十四世達賴秘密出亡印度，當時約有十萬藏人，相繼逃至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等地。此期間，十世班禪不但立即表態站在中共一方，通電西藏工作委員會及西藏軍區，表示要確保日喀則安全，堅決支持及配合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亂。並通電毛澤東及周恩來表示：

我將竭誠努力，團結西藏僧俗人民及一切愛國人士，滿懷信心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平息叛亂，徹底粉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支持下，所搞的一切無恥的叛國勾當。⁴¹

在動亂中，十世班禪所領導和影響控制下的地區和寺廟，絕大部分未起騷動。

同年三月廿八日，周恩來下令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由十世班禪代理主任委員職務。⁴² 四月五日，班禪從日喀則往拉薩，主持自治區籌委會的工作，從此班禪取代達賴，躍居西藏首號領袖。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十世班禪前往北京參加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獲選爲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會議結束後，班禪返回西藏，在中共駐藏工作委員會領導下，全面展開改造西藏的所謂「民主改革運動」。

四、中共統治下的班禪

中共駐藏的工作委員會在西藏所展開的第一步工作爲在農區進行「三反雙減」運動(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減租、減息)，然後再轉入第二步，進行土

地改革。牧區則進行「三反兩利」運動(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實行牧工牧主兩利)。寺廟則要開展「三反三算」運動(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封建剝削和算政治迫害帳、算階級壓迫帳、算經濟剝削帳)。⁴³

在運動過程當中，由於大陸解放以後，所有中共中央文件和材料裡，都有一則引人注目的括號文字：「西藏和台灣除外」。中共駐藏人員視此為莫大恥辱，不願承認西藏條件差、情況特殊、經濟文化落後，矢志讓西藏「飛躍」、「超越」，創造奇蹟。⁴⁴因此在推動運動時，求功心切，有許多過火的措施，諸如擴大平叛，嚴重影響到藏民生活生產，寺院遭大量破壞，僧尼被迫還俗；未能尊重藏人的宗教信仰；對未參加叛亂者，不但未執行贖買，還抄家及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等等。甚至趁班禪往北京參加十年大慶並到南方各省視察之際，抄了班禪父母的家，把班禪的父母作為「最大的農奴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另外，計晉美、拉敏的家亦被抄，被鬥爭，阿沛阿旺的夫人被勞改等。⁴⁵加上，班禪於民國四十九年至五十年，曾往青、甘、川、滇等省藏族地區視察，發現由於執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及統戰政策，出現嚴重錯誤，藏民的生產受到了摧殘，例如青海一些地方，公共食堂解散後，有的老百姓連吃飯的碗也沒有，班禪自掏腰包買碗，送給群眾，並嚴厲批評地方幹部，甚至拍桌子，大發雷霆說：

過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眾向活佛奉獻，沒聽說活佛買碗給群眾。舊社會要飯的手裡還有個破碗，蔣介石、馬步芳統治青海幾十年，藏族老百姓也沒有窮到連個碗也買不起的地步。⁴⁶

原本十世班禪寄望中共改革，曾於民國四十五年四月「籌委會」開幕時說：

我們完全相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包括宗教界上層份子)，一貫堅持團結教育的政策……應該相信確實「只會改好，不會改壞」的原則。⁴⁷

然而，自民國四十八年平叛以後，十世班禪觸目所及，中共的作為，只有越改越壞，沒有越好的情況，而且變本加厲。十世班禪以為其中一大因素為「上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⁴⁸地方在執行中央的命令時，偏差得很厲害，並沒有獲得糾正。

另外，十世班禪在「人大」、「政協」和「民族工作會議」期間，會見了各個藏區的代表和委員，深入交談，也廣泛接觸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代表和朋友，證實了他的觀察，對民族工作存在有大量的錯誤，而且很多人把錯誤當作正確加以貫徹執行，有識之士不敢公開站出來講話，甚至違心地講相反的話，反為錯誤辯護，因此十世班禪決定向中共中央反映真實情況。

民國五十年底，十世班禪開始將其觀察所得撰寫，〈通過敬愛的周總理向中央匯報關於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一文，⁴⁹先以藏文寫出，送交阿沛阿旺晉美及喜饒嘉措等人徵求意見，復與經師恩久活佛逐字逐句在文字上潤色，再由藏文翻譯成漢文。爲求準確，又把漢文譯成藏文，看是否有所失去原意。如是譯成漢文共七萬多字，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完成，是爲《七萬言書》。

五、《七萬言書》所反映藏區之狀況

由於《七萬言書》透露了中共入藏初期，藏族地區的悲慘情況，與中共自吹自擂的情況，完全相反。因此《七萬言書》一直被視爲「反動文件」，不准公開。曾擔任十世班禪翻譯的降邊嘉措，將所蒐獲的《七萬言書》收入其所著《班禪大師》的附錄，打算出版，爲中共所阻。遂由香港開放雜誌社，收入《悲劇英雄班禪喇嘛》（係《班禪大師》同書異名），予以摘錄出版。本文係根據該摘錄，重點整理出下列所反映當時藏區之狀況：

- (一) 不執行平叛政策使叛亂擴大時間增長：幹部對放下武器、歧途知悔而投誠的人，沒有完全按「四不」政策辦事，對許多人進行激烈的鬥爭，逮捕、關押等；在處理被俘的叛伍時，幹部採取仇恨、歧視和簡單草率的做法；揭露內外反動份子陰謀詭計和宣布叛亂罪惡方面，並未作好，反致成爲敵快親愁的根源，使得叛亂規模大、人數多、時間長、立場頑固、叛亂到底等。
- (二) 在民主改革中錯誤沒收農奴主的土地資產：如有些人在叛亂時住在叛亂地方或者去過叛區，或者只因路過叛區住了一下，就被戴上了叛亂份子的帽子。關於同叛亂份子的聯繫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過新舊往來關係，甚至給路過的康人安多人借過宿的也都算作與叛亂份子有勾結的人；對於出於害怕而給過叛亂份子財務的，和被股匪搶劫過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亂領主之命，不得已而支援過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願支援叛亂者相同的帽子。更嚴重的是對一些人毫無原因的也被幹部或積極份子隨意加上叛亂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關於土地分配，由於調查不深入，不符實情地戴了很多黑帽子，致使不少不應被沒收的家戶遭到沒收；中、富農奴若在行動和言論上稍有不慎，就會立即遭到打擊，致使彼等感到恐懼憂慮。在牧區亦展開激烈尖銳的鬥爭，使許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只考慮如何保命，無暇顧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

(三)劃分階級時追求轟轟烈烈與數量，政策五大偏向：關於劃分階級，幹部一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要目標，把凡是擔任過更保(類村長)、措本(類鄉長)、寺廟執事等大多數人劃為領主或領主代理人，而實際上，有些是輪流任職，或由群眾請求和推選出任，既無利益還要吃虧，是被官僚毒打等痛苦的承受者，將其列入了領主代理人，混淆階級的劃分。關於發動群眾和鬥爭的五大偏向：

1. 只看能否出現一批各式各樣的積極份子，就以為群眾已發動徹底；
2. 不看積極份子的質量而看數量；
3. 對思想進行強迫命令；
4. 把一部份積極份子的思想和行動看成是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
5. 對意見不審其真偽，草率魯莽地進行各種處理，還有六愛即：愛熱鬧、愛草率從事、愛奉承、愛找岔子、愛製造麻煩、愛亂打擊等。

(四)在民改中颳起兩股狂風冤枉許多好人，班禪父親遭毒打：例如生我者古公才旦，曾在封建農奴主階級中待過一時期，而自動從拉薩到日喀則群眾前認錯道歉，竟被進行了毒打的面對面鬥爭，類似他這樣不少相信黨、同情人民、擁護民主、願意改造的朋友，在民改鬥爭中遭到了打擊。民改中的兩股狂風：

1. 捏造許多嚴重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不僅毫無根據，且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恣意進行誣陷，以致冤枉了許多好人；
2. 鬥爭一開始，怒吼幾下，同時撥髮揪鬚，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去，有些人還用武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鬥者七竅流血、昏倒、四肢斷折等，有的當場喪命。上述造成中立的中上層人士，和中、富農奴的畏懼，而逃亡甚至自殺者，所在多有。

(五)幹部颳五風造成史無先例的餓死人現象：由於幹部於工作中的作風與錯誤，造成缺糧，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發生個別人餓死的情況，過去西藏從未有餓死人的情況。在西藏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兩年中，農牧業產品的自由交換差不多中斷了，造成農牧區生活困難。為解決生活問題，只得吃掉許多牲畜，對發展生產造成不利條件。民改時，禁止來往運送物資糧食等，並對人們在各地往來也嚴加限制，使得城市需要從農村運來的物資，差不多都中斷了。有一時期由於全區的家庭紡織停頓，群眾在穿著方面也受到了影響。

(六)對上層的統戰工作違背承諾進行面對面鬥爭。

(七) 實行專政的關押犯人數過多，大量死亡，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大部份監獄對關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漠不關心，加之看守員和幹部殘酷無情地惡言恫嚇、恣意毒打；故意將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又將最重最苦的勞動交那些人去幹，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八) 原西藏政府官吏不應籠統算作叛亂份子而關押。

(九) 寺廟改革中沒有分清壞人和善僧：如果有人對寺廟和活佛僧眾不管有無根據就危言聳聽地加以指責和批評，表現出一付大力反對的姿態，那麼就會顯著地得到幹部的表揚、歡迎和照顧。所以僧俗積極份子攻擊說：純潔的宗教本身也要否定。以致在西藏的各寺廟內發動「三反三算」運動時，在實際工作中增加了反對宗教本身，並將其放在了主要地位。

(十) 「三反」變成殺無罪的羊，比殺有罪的狼更威風：貧苦喇嘛中行爲放蕩的人，只善於投機取巧、甜言奉承和偽裝積極，他們顛倒真假，擾亂人心，製造滿屋子麻煩。於具體執行「三反三算」時，在所謂「破除迷信」下，反對宗教；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

(十一) 強迫喇嘛與尼姑互選成親，瘋狂毀滅佛像佛經：在有些寺廟，竟讓喇嘛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互相挑選成親。部分漢族幹部出主意，藏族幹部動員，盜用群眾名義，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恣意破壞、盜走大量佛像飾品和佛像神塔內的寶貴物品，致使那些寺廟村莊的景像，有如戰爭剛結束的樣子，慘不忍睹。而且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因而使各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意即無宗教之地)而哀號。

(十二) 毀棄寺廟數達九成七，僧尼人數減少九成三。

(十三) 號召破除迷信，積善之地變成造孽之所：民改後，一味鼓勵僧尼違背教律，並強迫而爲，逼使參拋善作孽的壞事，參加者可以得到進步份子或積極份子的光榮名位。而且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委員們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並公然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宿髮改裝等等，極爲不軌行爲，並動員僧眾們也要那樣作。在寺廟將「政治學習」列爲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眾和「善僧」都被支配勞動過度。

(十四)無法容忍佛教遭到巨大衰敗而瀕臨滅亡：民改後有喇嘛的寺廟，大部份的例會、時會和時祭中斷，集會和辯經沒有了，正常的宗教活動沒有了。而有宗教學問的人即將逐漸死去，教事陷於停頓，學問失傳，使西藏土地上昌隆的傳授醒悟的佛教眼看被消滅，這是我和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無法容忍的。民改後，要把房頂的經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護身符和「金剛結」；家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也要藏起來；不敢公開唸經積善；不敢燒柏香敬菩薩；對聖地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養，轉經和供養「善僧」，布施窮人等都不便或無法進行，形成病不唸經，亡不超渡等。

(十五)民改後有充份不信教的自由、沒有信教的自由：民改後，所有藏人各階層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非常詫異，以至失神，現在只要向藏人一提到佛教，就不由自主的傷心落淚，口中道出痛苦之言等情況非常嚴重。

(十六)惡意地稱藏族是一個自我陶醉頑固民族：有些幹部及官員由於反動份子及叛亂頭子的罪行，導致強烈仇恨，竟以為「藏族是一個被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心陶醉的頑固民族」，不喜歡藏族，惡意地歧視藏族，侵犯民族特點。

(十七)忽視藏文嘲笑藏裝，各類文件很少使用藏文：幹部嘲笑藏裝，說：「浪費了材料，穿起來不方便」，對藏婦女的首飾、男人的辮子表現出不喜歡的態度，致使無法繼續穿戴和留下去。幹部中有大民族主義思想的人，自以為了不起，忽視藏族特點，侵犯藏族權利，甚至給提到藏族權利和利益的人強行扣上地方民族主義者的帽子。又西藏一切公文，只用漢文不用藏文，藏文逐漸成了民間的文字，在各級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幹部，如果不穿漢裝，就難入人之列，看不順眼，都予嘲弄歧視。

(十八)各地人口減少，民族特色消失，民族也因此而消失：幾年來，比較嚴重的地區一看居民就能清楚理解到只剩下許多婦女和老幼，青壯年和知事通理之人減少了。又以藏文新詞匯不夠為借口，歪曲地說藏文低級，傳意表達能力差，對藏文的榮譽進行侮辱。

(十九)青海、甘肅、四川與雲南藏族之悲慘比西藏更嚴重：兄弟省的藏族地區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雖然各地嚴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從根本上來講，除去在我們西藏發生的缺點錯誤中西藏本身的特殊的幾點外，其餘不僅全部都有，而且比西藏的時間更長、更嚴重、更左傾。從現象上來推測關押犯人的數字，每個地區都達到萬把人或萬人以上。對被關押都的看管，比我們西藏還差。特別是有意把那些犯人弄到水土不服的地方，千萬人遭到

非正常死亡，造成犯人的屍體埋葬不完的現象。而且由於公共食堂建立後，口糧分配極少，人們的飢餓痛苦，在藏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群眾的體質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小傳染病就達到百分之數的人輕易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因斷糧而直接餓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死亡率很嚴重。又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上半年，循化地區的每個村子都有達到百分之數的人悲慘地餓死。有來朝拜班禪的藏人，流淚哀呼：「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為祝為禱！」⁵⁰

此一充分反映中共治藏偏差的事實，上報中共中央後，獲得周恩來的重視，責成李維漢、習仲勛研究討論，提出改進西藏工作的四個文件，並於民國五十一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日，轉達西藏工作委員會討論如何貫徹上述四個文件的問題。

十世班禪曾於民國七十一年坦承，他是「從幼年起一直在共產黨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教育、培養和關懷下，長大成人的」。⁵¹甚至自稱是「在黨的懷抱裡成長，在中央領導的掌心上長大的」。⁵²但萬萬沒想到，他的《七萬言書》觸怒了毛澤東，轉眼成了毛澤東批判整肅的對象。

六、十世班禪慘遭整肅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十世班禪將《七萬言書》上交中共中央後，同年九月毛澤東就批判處理此事的李維漢搞「投降主義」，⁵³更有人批判說：「李維漢把這些人寵壞了，班禪翹尾巴翹到天上去了，比 U 二飛機翹得還高」。⁵⁴毛澤東對張經武說：「你們想把班禪培養成民族領袖，我看他當不了領袖」。⁵⁵同年九月底，張經武飛返拉薩，指示停止傳達與貫徹四個文件。接著十月初就開始批鬥班禪，不讓班禪參與籌委會工作，從民國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初，班禪就很少參加政務活動。

至民國五十三年，中共展開全國「四清運動」。在西藏則增加了「三大教育」，即：階級鬥爭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前途教育。班禪首當其衝，在九月十八日到十一月四日，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召開第七次擴大會議，會議主要任務就是批判班禪。班禪在會中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有時大吵大鬧，拍桌子，摔茶杯，撕毀判村料等。⁵⁶使得批鬥愈形激烈。

為使班禪屈服，西藏工委會擴大批鬥規模，深入挖掘班禪的黑資料，誣指班禪陰謀背叛祖國，把班禪及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恩久活佛等打成「班禪叛

國集團」，抄班禪的家，查出大批卦辭，誣其利用占卜「向黨猖狂進攻」，「咀咒偉大的共產黨」，「咀咒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甚至在鬥爭會場上，對班禪吐口水、謾罵並動手毆打。⁵⁷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於十一月四日結束，給班禪扣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罪名，⁵⁸並撤銷班禪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之職。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下旬，周恩來宣布撤銷班禪籌委會委員及代理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全國政協常委一職。並於同年年底，將班禪調離西藏，常住北京。⁵⁹班禪於北京期間過著平民的生活，直到民國五十五年夏天，中共掀起「文化大革命」，班禪再度受到波及。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個晚上，西藏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及首都高校的紅衛兵，劫走班禪，關押於中央民族學院，遭到殘酷的批鬥，並遭遊街示眾，被按上「叛國頭子」、「最大的反動農奴主」、「最大的反動活佛」、「西藏最大的寄生蟲、吸血鬼」等罪名。⁶⁰後為周恩來所營救，轉移至解放軍的一個營房，加以保護兩個多月後，再被送回寓所。至民國五十七年夏天，在未被告知原因之下，被關入秦城監獄，行「隔離監護」。在關監期間，據十四世達賴稱，班禪曾受到密集的刑罰及政治再教育，身體留下了很多不可磨滅的傷痕。⁶¹班禪共被關押了九年八個月，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獲釋。⁶²

結論

十世班禪生於各方勢力激烈衝突之時，一生大起大落。但其秉持與中央結合，方有出路的信念，走出一條與十四世達賴截然不同的路子，但同樣都在為藏族的福祉奮鬥。外界每譏其為中共政權的「傀儡」。⁶³但觀其向中共中央上《七萬言書》，因而遭受迫害。於復出後，仍然一本「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本色，⁶⁴屢次向中共中央進言，得罪一些人。但十世班禪云：「有人肯定不高興。不高興就不高興，我也不怕」。⁶⁵這種敢向中共講真話的人，不畏中共殘酷整肅手段，仍勇敢建言，應該不是一個「軟骨頭的媚共政治喇嘛」。

吾人觀其所提之《七萬言書》，把中共初入藏區種種執行政策的誤失，很忠實地全盤托出，提供了當時藏族地區珍貴的史料，也證明了中共初期治藏政策與執；兩者都失敗的事實，否則對中共寄有厚望，且一直感戴中共的十世班禪，不會一字一淚，甘冒大不韙地提出針砭。《七萬言書》所反映真實情況，不但證實當年我中華民國政府將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抗中共統治的舉動，定位為「反共抗暴」，確實具有真知灼見。而且也戳破了中共自我定位為解放西藏的「菩薩兵」的說法。誠如十世班禪在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合葬靈塔祀殿上所云：西藏解

放後所付出的代價比實際獲得的利益要大得多，極左派錯誤造成的禍害，比右派造成的損害還要嚴重得多。⁶⁶ 只是西藏流亡組織往後的發展，竟提出「反漢不反共」的訴求，模糊了焦點，令人扼腕。

事實上，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最終就在於消滅少數民族的特徵，以及在無神論的意識型態下，消滅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對藏族的作為，係完全按照其既定政策。而十世班禪在此大環境下，仍逆勢操作，勇於承擔逆境，不願潛逃出境，也不願勾結外國勢力，為藏族的福祉盡力，堪稱是一位勇者，也道盡身為少數民族身分的悲愴。

註解

- 1 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70--671。另見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評傳〉，《中國藏學》1996年第4期，頁3。
- 2 十世班禪生平事蹟，參見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84-331；降邊嘉措《班禪大師》(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降邊嘉措《悲劇英雄班禪喇嘛》(香港：開放雜誌社，1999年)；孫子和《十輩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台北：蒙藏委員會，民國86)；曾國慶、郭衛平《歷代藏族名人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93-399；丹珠昂奔主編《歷輩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年譜》，頁670-730；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評傳〉，頁3-24；1997年第2期，頁23-41；趙志邦〈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之逝〉，《傳記文學》第54卷第4期(民國78年4月)，頁14-22。
- 3 中國藏學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圓寂致祭和十世班禪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頁255。
- 4「軍委會為抄送參政員喜饒嘉措等請早日宣布官保慈丹為十世班禪正身函呈事致蒙藏委員會代電」，同前註，頁271。
- 5「蒙藏委員會為囑向噶夏解釋中央明令公布官保慈丹為第十世班禪事致陳錫璋電」，同註三，頁358。
- 6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148。
- 7 同前註，頁145。
- 8 詳見陸鏗〈班禪夫人李潔女士訪問記〉，《傳記文學》第54卷第3期(民國78年5月)，頁56-59。
- 9 西藏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訃告〉，《懷念十世班禪副委員長專輯》(拉薩：1989)，頁95。

- 10 降邊嘉措〈前言〉，《班禪大師》，頁 3。
- 11 H.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2, pp.177-178. 另見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頁 631-632。
- 12 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前引文，頁 13。
- 13 楊新河、蔡愛民、劉志權〈班禪生父談班禪〉，文收《懷念十世班禪副委員長專輯》，頁 62-63。
- 14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頁 310-311。
- 15 吉柚權《白雪 -- 解放西藏紀實》（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3 年），頁 127。
- 16 吉柚權，前引書，頁 127-128。
- 17 吉柚權，前引書，頁 128。
- 18 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前引文，頁 16。
- 19 同註 17。
- 20 吉柚權，前引書，頁 129；另 見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前引文，頁 17。
- 21 吉柚權，前引書，頁 129。
- 22 丹珠昂奔主編，前引書，頁 677。
- 23 吉柚權，前引書，頁 224。
- 24 吉柚權，前引書，頁 225。
- 25 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前引文，頁 20。
- 26 同前註。
- 27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頁 322。
- 28 同前註。另見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33。
- 29 曉浩《西藏 1951 年 -- 人民解放軍進藏實錄》（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年），頁 309-311。
- 30 吉柚權，前引書，頁 452。
- 31 吉柚權，前引書，頁 453。
- 32 吉柚權，前引書，頁 453-454。
- 33 吉柚權，前引書，頁 454。
- 34 *The Dalai Lama, My Land and My People*,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Inc., 1962, p.113.
- 35 江平、李佐民、宋盈亭、辛文波、廖祖桂，前引文，前引文，頁 22。
- 36 牙含章《班禪額爾德尼傳》，頁 329-330。
- 37 同註 35。
- 38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40。
- 39 同註 35。
- 40 所謂「四水六嶺」，係指西康橫斷山脈地區，用為西康地區藏族（康巴）之代稱。
- 41 沙舟〈為祖國統一和民族進步奮鬥不息〉，文收《緬懷第十世班禪大師》，頁

- 42 丹珠昂奔主編，前引書，頁 697。
- 43 趙慎應主編《西藏革命史》(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頁 147。
- 44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84-85。
- 45 同前註，頁 80、120。
- 46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03。
- 47 轉引自王美霞《中共政權下班禪政治角色之研究》(台北：蒙藏委員會，民國 74 年)，頁 10。
- 48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05。
- 49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30。該文之名稱另有譯為「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以西藏為主的藏族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參見任仁〈深深的懷念〉，文收《緬懷第十世班禪大師》，第 108。
- 50 以上請參閱十世班禪〈關於西藏叛亂與民主改革 -- 十世班禪喇嘛給周恩來的七萬言意見書 (摘錄)〉，文刊降邊嘉措《悲劇英雄班禪喇嘛》，頁 205-241。
- 51 金鐘〈十世班禪喇嘛的命運〉，文收降邊嘉措《悲劇英雄班禪喇嘛》，頁 28。
- 52 同前註，頁 30。
- 53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36。
- 54 同前註。
- 55 同前註。
- 56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45。
- 57 同前註，頁 146。
- 58 同前註，頁 148。
- 59 同前註，頁 149。
- 60 丹珠昂奔主編，前引書，頁 713。
- 61 達賴喇嘛著，康鼎譯《達賴喇嘛自傳》(台北：聯經，民國 79 年)，頁 277-278。
- 62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60。
- 63 黃澎孝〈班禪與中共治藏策略〉，文收《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 186 期(台北：蒙藏委員會，民國 77 年)，頁 11-19；另見〈傀儡活佛 -- 班禪〉，文收《蒙藏地區敵情週報》第 97 期(台北：蒙藏委員會，民國 75 年 5 月)，頁 17-23。
- 64 習仲勛〈深切懷念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班禪大師〉，文收《懷念十世班禪副委員長專輯》，頁 16。
- 65 降邊嘉措《班禪大師》，頁 167。
- 66 轉引自蘇仁彥〈班禪喇嘛之死與婚姻之謎〉，文刊降邊嘉措《悲劇英雄班禪喇嘛》，頁 273。